

战地女护士日记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0271 119
战地女护士日记

康克清
一九八六年八月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1104980

战地女护士日记

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1 插页 126千字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450

统一书号：3072·670

定 价：1.10 元

前 言

她们是一群天使……

扇动着美丽的翅膀，从繁华的都市，从喧闹的村庄，从洁净的医院，从景色如画的校园，她们飞到血染的南疆，飞到正在为国家、为民族浴血奋战的一群中国男子汉的身旁。在炮声隆隆的前沿救护所，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，她们豪迈地举起罐头盒，饮一杯南疆清醇的甘泉，庆贺自己的十八岁、十九岁、二十岁生日，迎接十九岁、二十岁、二十一岁的人生。妈妈给后方呀呀学语的孩子写信，虔诚地从山坡上摘一片绿叶，掙一片花瓣，溶进字里行间，化为一片慈母的情思。她们金子般的青春年华，她们瑰丽的生命乐章，全都铸入庄严神圣的民族魂，全都谱入革命战争交响乐。

她们是天使……

灵巧的双手，精心地解除伤病员的苦痛；美丽的笑靥，驱散了伤病员心灵深处的阴霾；柔美的歌喉，塑造着烈士永恒的微笑。有人说战争不属于女性。可是，战争怎么离得了女性深深的情，无私的爱，伟大的贡献，神圣的牺牲？

她们是天使。她们是护士。她们是战士。这就使得一九八六年早春，当我们踏上南疆这血染的土地，在猫耳洞，在前沿救护所，在前线医院，在凡是有她们身影的地方，历时

一个多月，采访上百位女医护人员，收集这些“战斗女神”的日记，寻找她们的心灵轨迹，采撷她们的人生心曲。我们想，这些在战火中谱就的青春之歌，是人们洞悉当代青年、特别是军营青年的一个独特而丰富的窗口，是民族精神的升华和极可宝贵的心质。对于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，对于激励人们在“四化”建设中的拼搏精神，对于陶冶青年的情操和净化青年的灵魂，不无裨益。因此，我们从数百篇前线女护士日记中，选编出其中三十多人的一百七十篇，献给女护士的同龄人——当代青年。

本书承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亲笔题写书名《战地女护士日记》，无论是对读者、作者还是编者，都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。

本书编辑和出版过程中，济南军区领导高度重视；云南边防部队领导和机关大力支持；天津人民出版社、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，以及许多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，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。

编 者

1986年10月于济南

DE71/119

目 录

前 言	(1)
南疆在召唤	(1)
血与火	(21)
情与爱	(113)
战地浪漫曲	(163)

南疆在召唤



于 风

1984年7月28日 晴

真没想到，我的一张去边疆的申请，会引起领导这么重视！校里展开了向我学习的讨论，军区报纸报道了我自动申请上前线的事迹，军区首长对我也寄予了很大希望，全区指战员对我申请去边疆一事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……

我还是我。我只觉得，我所学到的业务知识，在边疆会发挥更大作用，边疆部队更需要我这样的人才；当然，内地部队医院同样也可以锻炼人，但总不如边疆那样艰苦，那样能磨练人。

这几天报社的张记者来采访我，我很惶恐，也很高兴。我没做什么事，更不值得宣扬，但能与比我有见识、有学识的人交谈，对我则是一种莫大的帮助和鞭策。

再有几天就要去边疆了，自己处于一种亢奋、激动而又忐忑不安之中。

1984年8月2日 晴

今天就要走了，惆怅吗？似有若无；留恋吗？有那么一点点；高兴吗？此时此刻，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。尽管

三年来梦寐以求的就是毕业，就是工作。但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，那满足的欢笑呢？永远离开军校，我真不希望这是真的！

下午五点三十分，我和副教导员所乘的列车徐徐开动了。我的心也一下子空了许多，我真害怕自己会动摇，因为我的感情上再也受不了了，我觉得自己这一去，真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。

列车在飞驰，透过车窗，只见远处的群山，绿色的田野和村庄，飞速地向车后退去，夜幕徐徐降临了，群山原野、村庄河流渐渐地被暮色笼罩，越来越模糊了。辛苦劳作的人们、牧牛的孩子赶着老牛，踏上了归村的小路，小鸟停止了歌唱，飞回巢中去了……夜越来越深了，白天的嘈杂，现在静了下来，只有这列火车的轰响还是那么震耳。我的心情由离别时的感伤而渐渐平静下来，但分别时的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。

老校长来了，老政委来了，老队长、教导员都来了，望着这些送行的老首长们，听着他（她）们对我的祝愿和嘱咐，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相信，自己如果再停留一会儿，泪水就会流出来的，我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：“谢谢！”就毅然转过身，上了等候在身旁的吉普车，飞驰而去……

1984年8月7日 晴

经过了几几天几夜的长途旅行，今天，终于就要到达昆明了。几天来，精神一直很疲倦的我，今天也兴奋起来了。早晨五点多钟，车外，天色还灰蒙蒙的，也许是雾气太重的原因

吧，透过车窗，外面的东西模糊得很，看不太清楚。我的心莫名其妙地焦躁不安。

六点四十分，列车终于在昆明车站停了下来。此时此刻，我兴奋极了，我觉得自己的一颗心简直就要跳出来了，我在心里激动地欢呼！啊！昆明，我向往已久的圣地（这种感情绝不亚于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崇拜和向往的那种感情），今天，我终于来到了你的身旁。

此次南方一行，的确增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自己以往所不曾学到的东西，起码说，我不会把甘蔗说成玉米，把楠树当作杨树了，这使我很高兴，也很满足。我觉得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很荣幸，很幸福，很幸运！

1984年8月9日

我需要很好地锻炼一下自己的毅力。

小刘说：“要想干出成绩来，首先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。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我感到自己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身体而是毅力。什么我都可以不怕，但持之以恒地永远坚持，我不行，要做到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小刘的出现，给了我很大的压力，现在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应搞竞赛才好。当然不能嫉妒，这一点我倒是不怕了，我真担心自己的自卑感会影响我的工作热情和信心，因为，我渐渐地感觉到：她比我要强得多，或者不如说她很有能力、魄力，我佩服她，但也有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感在折磨着我。

我不想争夺什么荣誉。毕业时，我写信给军区党委，要求到前线工作，得到了领导和家庭的支持。学校为我开了隆

重的欢送大会，军区报纸刊登了有关我的消息。当荣誉一再地向我袭来时，我也只是在最初的一刹那间，有过一点小小的满足，之后却是惶恐不安和愧疚，现在想来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。

“踏踏实实”，这将永远成为我的座右铭。

诚然，闪着耀眼光芒的荣誉对每个要求上进的人都有股神奇的吸引力，我对荣誉也顾盼流连，但我更觉得：尽管默默无闻，然而生活中却有我的价值。作为一个生活的强者，自我价值的体现，绝不可能只是那耀眼的荣誉。

1984年8月17日
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今天是八月十七日，真想不到，今天正好是我毕业一个月。

离开学校才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却觉得已有好多年了。我真想念我的那些同学。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发生过口角，那是因为我们太幼稚；我们吵闹过，同样是因为我们的不成熟。然而当这一切终于成为过去，成为昨天的时候，难道我们还要为过去的无知犯下的错误而蒙受心灵上的折磨吗？请不要忘记，我们之间更多的不是愉快而幸福的欢笑吗？所以我觉得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过去，但也不能一味地沉浸在往事的痛苦与欢乐里。我们应该想一想：我们怎样珍惜今天的时光，今天的友谊，且不可当今天再过去了的时候又要为今天而懊悔不已。

刘 梅 娥

1985年2月3日 晴

今天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

师里的首长要参加授枪大会，把闪亮的钢枪授给我——一个贫苦农家出身的女儿。

昨天晚上，我和妈妈在招待所里，很长时间都没有睡下，娘俩有啦不完的话。后来，妈妈干脆把枕头挪到我这边来，她抚摸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小梅，前两年我只不过做了点应该做的事，党和人民就给了我不小的荣誉，今儿，又敲锣打鼓送你来当兵，你可千万要学你同宾哥的样，别给咱家丢人……领导叫你干啥就干啥，别调皮……”

授枪大会开得真热闹，首长讲了话，妈妈讲了话。当师长把一杆闪闪发亮的钢枪交给我的时候，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，头也嗡嗡地响了起来，一股热呼呼的东西冲上胸口，泪花儿在眼眶子里打转转……从今儿起，我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，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两天前我还在河南老家跟小伙伴们拣柴禾哩！可再转眼一看，这不是真的咋的！眼前是师首长和蔼可亲的面孔，台下是威武雄壮的队伍！

1985年3月24日 阴转晴

早晨七点起床，七点二十分吃饭，七点三十分由政委带队，我们战地“三八女子医疗队”一行十几人，到前沿阵地去进行战地医疗巡诊。

天上还有点雾，太阳透过薄薄的雾层，隐隐露出半边脸膛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我们在队长王军医的带领下，来到了阵地。

战士们见到我们，高兴极了，想跟我们握手表示欢迎，又有些腼腆。我们可不管那些，除了几个军医给他们看病外，我们几个小护理人员，便钻到猫耳洞里去找他们的脏衣服、脏鞋子洗。战士们穿的、盖的太脏了，尤其那些被子，湿漉漉，又黑又脏。我随手拉了一条，要带回来拆洗。被子的主人，一位胶东口音的小战士，急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，拽住被子死活不放。“别争了，我出个主意，你们女同志给我们跳个舞，我们的被子就让你们带回去！”旁边一个头发长长的战士，出了这么个主意。他一定以为我们不是跳舞的“料”才出了这个主意“将”我们。

我和杜丽丽趁着战士们跟女同志跳舞之机，赶紧把几床被子抢到了车上。今晚，就让他们先凑合一夜，明天把被子洗净套好，一准给他们送来。

1958年5月2日 阴雨

没想到，今天来阵地巡诊，竟然碰到了他。他叫啥名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他前些日住院时，是个顶捣蛋的战

士。我们给他送饭，不是嫌饭不熟，就是嫌没盐味儿，欺负我们女同志怎么的？几天过去，我一看见他那个样就从心里烦。可是哪里想到，今儿看到他，却觉得很高兴，他给我们拿这，又给拿那，我心里忽然觉得不好受起来，觉得以前那样对待他太不应该了。他们整日蹲在这潮湿阴暗的猫耳洞里，是多么地苦呀！

临走时，他送给我一粒通红晶莹的相思豆儿。



李 雪 梅

1985年3月28日 晴

经过十天的长途行军，今天下午五点钟，我们终于到达了集结地域——文山州境内的新开田村。

这是一个座落在山脚下的小山寨，大概只有十几户人家，房屋大都很旧，村子后面是一座杂草丛生的大山，村前是片片稻田，还不到插秧季节，田里显得空旷荒凉。我们住在村子东侧，自搭的木板房和帐篷里。没有电，夜里点蜡烛。用水也很困难，听先来的同志讲，洗脸、洗衣服要到村前稻田里提水，这水只能洗衣服用，食用水要派汽车从外地运来。

听了情况介绍，我们刚刚轻松的心情又沉了下来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严峻的局面，一副艰巨的担子，就看我们有没有勇气来承担了。

侯 坤

1985年5月31日 多云转雾

今天是到前线的第三天。

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新的环境，尤其是这些讨厌的浓雾，使我的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。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密集而沉闷的枪炮声，我心中不安起来，我真担心我的战友们，我们初来乍到，情况还不甚熟悉啊！

“来伤员啦！”门诊的小龙扯亮嗓门喊了一声。我的心猛缩了一下，不知是女孩子天生感情脆弱还是怎的，我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。我抹干泪水，强忍悲痛跑到门诊部，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。但我被眼前所见到的场景惊呆了：坐在诊断床上的伤员满脸血污，小龙正在给他清洗。他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神情，反而绘声绘色地说：“嘿嘿，我敲掉了四个小鬼子，俺才伤了点头皮……”再看躺在担架上的几个伤员，一个个虽然血肉模糊，但没有一个呻吟哼叫的。其中一个伤员右下肢断离了，他嘴里喃喃地请求医生道：“大夫，你们快点给我治啊，我班里的战士还等着我呢……”这感人的场景又一次使我流下眼泪。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所见到的英雄形象，如今真正地展现在眼前，我一下子明白了许许多多……

有我钢铁战士在，小小的越南小霸还能逞什么威风！